

## 重发钱学森关于“城市山水画”的一封信

王仲同志：

7月15日来信及所赐《美术》杂志四册都收到，“绘画专号”中的尊作也读了。十分感谢！但信中对过我过奖了，我还远未达到您所要求的标准！

翻开这四册《美术》也颇有感触：作品都属已经过去岁月或尚未进入改革大潮的中国，今天中国的突飞猛进呢？美术家和绘画家不该讴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吗？

近见6月18日《人民日报》8版《大地》页有一组图画（注：深圳画院画家画深圳），是颇有新意的，今复制附上。

我特别要提出的是：我国画家能不能开创一种以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建筑为题材的“城市山水”画？所谓“城市山水”即将我国山水画移植到中国现在已经开始、将来更应发展的、把中国园林构筑艺术应用到城市大区域建设，我称之为“山水城市”。这种图画在中国从前的“金碧山水”已见端倪，我们现在更应注入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精神，开创一种新风格为“城市山水”。艺术家的“城市山水”也能促进现代化中国的“山水城市”建设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——颐和园的人民化！复制件中郭炳安、裴有昌、宋玉明、周凯的作品是个发端。

以上请教。

此致

敬礼

钱学森

1992·8·14

水画和花鸟画的发展是促进的，对人物画发展的推动更是巨大的。中国画人物画不经历素描造型的训练，永远停留在梁楷《泼墨仙人》那几笔，是永远不可能产生像《流民图》这样的作品的。说到这里，我也很感慨，新中国建国55年来在中国画人物画方面，还没有一幅作品超过1943年蒋兆和先生画的那幅《流民图》，就是接近这个

水平的都不多。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当代各位著名的人物画家们思考。人物画的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，我还是把话题拉回来说“城市山水画”。

用水墨画来画城市，这个问题在今天要比“五四”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更为突出，因为今天的城市生活已经比过去大大扩大，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重大构

成部分。中国画家对此再不可能长期漠然不视，仍然沉溺于古代文人墨客那点孤芳自赏的狭小天地。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，中国画家不要再去画山水了，都去画城市景观和都市生活。相反，我认为长期生活在现代化都市里的人是非常需要一点“林泉之志”的，山水画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，都永远需要，都永远有发展。我要强调的是，这种对山水画的肯定绝不应该成为拒绝去进行“城市山水画”探索的借口，去逃避探索和实践“城市山水画”这个历史性的课题。画山水画的画家可以继续去画自己的山水画，但有志于把山水画扩大到城市领域，用中国水墨画探索画城市风光和都市生活，这种舍易求难、敢为天下者先的探索精神，是难能可贵的，是应该得到大家鼓掌欢迎的。这是一个新的课题，在一个新的课题上要有一点新的推进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80年代以来，有不少有为的画家就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和探索。我们在许多展览会上，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作品。珠海有一位叫刘源的画家，多年来一直在探索“城市山水画”，曾经专门举办过一个表现珠海的专题画展。最近刘文西、卢禹舜出国，都画了许多水墨的“城市山水画”。今天在座的于志学先生和祝林恩先生，都是比较早有意识进行“城市山水画”探索的画家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我们著名的科学家、人大副委员长钱



祝林恩《雨中的老哈尔滨》96 × 76cm